

生活之树常青

□李俊涛

第一次看《倒霉大叔的婚事》时我还在上小学,家里刚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会有左邻右舍到家里来看电视。那天晚上要播央视一套的文艺晚会,所以家里来了更多的人,堂屋摆了好几排座位,后边还有站着的人。晚会的一个节目结束,主持人上来说:河南省许昌市豫剧团演出的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正在晋京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其中的《月下相会》一折。

常倒霉、侯圈、魏淑兰陆续登场,从第一个人物上场起,笑声就在我家堂屋里没停过。因为笑声太大,坐在前排负责调控电视的我几次调高了电视的音量,最后放到了最大。我也被深深吸引住了,总觉得戏里的常倒霉、侯圈和村里的哪个人很像,但比村里那几个能会说会道、歪点子多的人更玄、更可爱。

到了常倒霉看飞机时,屋里彻底控制不住了,每个人都用尽所有肺活量大笑,有人笑得前俯后仰,从小板凳上掉了下来。我那时要是有个手机,会把当时的场景拍下来:一群土里刨食的农民,在那

一刻忘记了生活中所有的辛劳与烦恼,绽放出了极尽开怀的大笑。那种笑除了因戏中人物的感染力外,还有作品呈现出的对常倒霉、侯圈这样的普通农民的认可,让每一个淳朴勤劳的农民都生发出了被认可的自豪与欢笑。在之后的好多年里,“现在的人真能,黑了黑摆了还在云彩眼里钻哩”“郑州的熊猫你吃不吃”“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脸窄哩一根烟卷都挡住了”都是乡村的流行语。我前几天见到了建安区豫剧团一位临近退休的演员,他跟我说当年被抽调到市豫剧团演魏淑兰她孩儿。我没有考证真假,但是看肤色和脸的宽度应该是真的。

后来看全本的《倒霉大叔的婚事》是戏曲改编的电视剧。《倒霉大叔的婚事》从搬上舞台到现在已经演了6000多场,但还是演得太少了,仍有太多喜欢它的观众不能看到现场演出。大约是10年前,我媳妇的姥姥过八十大寿,家里唱大戏,辗转请到了艾立老师去演出。当时正值夏天,人坐那儿不动都出汗,但艾立老师登台前,戏场里仍然挤满了三里五村的观众。文艺工作者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创作出了得到群众认可的作品,一旦如

此,就会无数次地被群众的真诚所感动。就像那天下午,能够看侯圈一眼,我的家乡父老浑身被汗水湿透心里也是舒坦的。

第一次看现场版的《倒霉大叔的婚事》是我来许昌工作之后。我们小区附近的一个城中村拆迁了,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村民即将各奔东西。临别之际,村委会请了许昌市豫剧团在村庄原址上演出三天大戏。戏场里布满了拆迁后的砖头瓦砾,砖头瓦砾上坐着全村心里五味杂陈的村民。我晚饭后散步时看到了这场演出,从舞台侧幕往台前走时,看见任宏恩老师正在化妆,就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那一刻真正感受到了艺术家的魅力——任老师化妆时凝神静气,一直到台口站定还面无表情;锣鼓点儿一响,迈步往舞台上跨的那一秒,笑容瞬间在他脸上开出了花,仍有太多喜欢它的观众不能看到现场演出。戏场里的欢笑声起来了。艺术的不挡饥不挡寒,但艺术能让人暂时忘记生活中的不如意,带给他们前行的力量。

到市文联工作后,我认识了齐飞主席、任宏恩老师。《倒霉大叔的婚事》这部戏又看过几遍,剧本至少精读过两遍。之所以这

样,因为《倒霉大叔的婚事》是许昌文艺的丰碑,也是许昌文艺工作者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市里每次关于文艺工作的会,领导必拿《倒霉大叔的婚事》提希望:要创作出更多像《倒霉大叔的婚事》这样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文艺精品。唉,哪个文艺工作者不想有这么一部出圈几十年的作品呀,不想和齐飞主席、任宏恩老师、汤玉英老师、艾立老师一样,名字前面不用加“著名”,别人也知道你是个艺术家呀!可是太难了!

这是一群超一流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巅峰时刻联袂打造出的——一部时代艺术精品,戏里的一招一式、每个细节都浸透着他们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和生活体验。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非常强,语言鲜活,叙事节奏跌宕起伏,每一场结束时都像评书一样为下一场设置一个悬念,牢牢地牵引着观众的情绪。实话实说,我在少年时代看到的是一部热闹的婚恋喜剧,成年有了一些人生阅历之后,才看出隐藏在其中的彼时全社会对于打破思想枷锁的渴望,才进一步感受到作品喜剧外壳之

下充沛的情感力量,才明白观众为什么听到“春风吹得人心醉”时会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这种极其高级的表达手法能让作品一下子走进观众心中,然后在岁月里持续发酵,吸引观众一次次走进剧场。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之树常青。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倒霉大叔的婚事》再一次证明了这些颠扑不破的艺术创作真理。如何深入生活,深入谁的生活,如何表现生活,《倒霉大叔的婚事》为许昌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提供了一个需要永久思索研究的课题。前几天,当几位八旬左右的企业家再一次走上舞台,我看到许多观众湿了眼眶。恰如老友重逢,他们用喜悦的泪水向这些给自己带来了数十年欢乐的艺术家致以真诚的敬意!

祝《倒霉大叔的婚事》全国巡演圆满成功!祝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创作出更多像《倒霉大叔的婚事》这样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文艺精品!

我的父亲

□甄华露

父亲是座山,巍峨耸立,一生都在为子女默默遮风挡雨,给予厚实的依靠。不久前,我的这座山猝不及防地倒下,再也没能起来。悲痛欲绝的我,至今都觉得那是一场梦,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父亲今年76岁,1970年参加工作,2008年退休。他一生阅历丰富,为人低调谦虚、和蔼可亲,对长辈孝老爱亲,对子女言传身教,对朋友热情周到,在领导同事、亲戚朋友、邻里中,有着很好的口碑。

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慈爱的。从小到大,父爱如春雨,滋润我心田,呵护我成长。记得上小学时,母亲因工作需要经常下乡,整天早出晚归,我的生活、学习都是由父亲操心。早上起床,父亲帮我梳头,给我做饭;晚上下班回来还要帮我检查作业、辅导我学习。父亲的工作也很忙,但是他从未抱怨过,总是细心地照顾我。父爱如灯塔,指引我前行的道路,在我人生的每一次重要转折关口,都会深思熟虑地引导我作出抉择。记得初三那年,成绩好的同学大多选择报中专,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未来学业如何规划,父亲很是慎重,专门去学校找我的班主任进行商讨,最终决定让我放弃考中专这条路,继续上高中,努力考大学。高二下学期那年,我突然得了神经性头疼,父亲带着我四处寻医,甚至远去北京求医,不厌其烦地陪我尝试各种治疗方式,可我还是疼痛难受、病症不减。为了我的身体着想,父亲果断决定让我暂时休学。他疼爱而又坚决地对我说:“什么都不如我闺女的健康重要!”后来,我开始谈恋爱时,父亲第一时间找我谈心,说会尊重我的选择,他不在意什么门当户对,让我别有顾虑。结婚后,每次回家他问我最多的就是工作,我在单位完成的每一项重大任务、经历的每一次挑战、面临的每一次转折,他从未缺席过。在我迷茫无助时给予鼓励,在我紧张焦虑时指点迷津,父亲见证我点点滴滴的成长和进步,分享我成功的喜悦和收获,成为我温暖而坚强的后盾。

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严厉的。父亲对家风家教非常重视,我们从小到大,父亲的管教都十分严格,从来不会溺爱我们。父亲一直教育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谨记,虽然出身干部家庭,但做人要低调谦虚,做事更要加倍努力。父亲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的谆谆教导和言传身教,使我们养成了遵规守纪、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积极向上的良好品格。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立的规矩

很多,比如:吃饭时,我们必须等长辈们动筷后,才可以开吃;上学时,我们必须先写完作业,才可以玩耍;参加工作后,我们必须全部上交工资,买东西要经过批准,才可以给钱。曾经因为此事,我和父亲大吵了一次,心想自己挣的钱也不能做主,感觉很委屈,可他坚决不同意更改他的规矩。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是怕我们乱花钱,要帮我们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坚强的。父亲先后在我9个单位工作过,不管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他总是很繁忙,无暇顾及家庭,特别是在外县工作期间,有时一周也不能回家一次。家里有奶奶、伯伯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子女年幼,需要抚养,父亲的家庭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无论工作如何调整,他总是克服困难、服从安排,从未提过任何条件。在工作期间,父亲身体一直是健康的,可退休后没几年,身体就开始状况百出。先是突发脑梗、心梗被送往医院急救,接着又被皮肤病——扁平癣缠身多年。在郑州治疗期间,父亲坚持一个人在住院,他怕耽误我们工作,执意不让我们请假陪护。2017年,父亲又得了腿部特发性神经病变,走路一瘸一拐,多次去北京寻医问诊、复查治疗。2019年,父亲造血功能出现问题,需要一周左右输一次血。2020年,父亲得了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整个右侧脖颈和肩膀处大面积放射性疼痛,在各种治疗中受尽苦痛,发展到后来,吃饭咀嚼时、说话时、走路时都剧疼无比,生活不能自理。多年来,父亲不是在医院看病治疗,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手上的针眼不计其数,喝过的药不计其数,他一直坚强地与病魔做斗争,用顽强的毅力和平和的心态乐观对待。曾记得,父亲先后因为脑梗和心脏病两次晕倒,情况十分严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爸爸醒来后看见哭红眼睛的我,却笑着安慰:“傻闺女,哭啥呀,爸爸不是没事吗?即使有事,你也要坚强啊,爸爸不可能陪你一辈子呀,早晚都要离开你的。”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快。去年以来,父亲因身体突发状况被120急救的频率很高,每次都能转危为安。这次被送到ICU抢救,本以为他还能挺过去,结果竟是永远地和我们天人两隔。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在我心中又是伟大的。退休之后的他本应悠闲地安享晚年,开开心心地陪伴母亲周游大好河山,重拾他画画兴趣的爱好,但似乎什么都没来得及,甚至都没和我们好好地告个别,就这样匆匆离去……

我爱您,我的父亲!



小河弯弯 吕超峰摄

麦收时节

□安宇影

五黄六月,热浪滚滚,在我的家乡——豫中平原上,正是热火朝天收麦子的季节。麦收时节,总是艳阳高照,一览无余的麦地里连一片乘凉的地方都没有,农民们只能戴顶草帽遮阳。汗水流进眼睛里,酸涩发疼,再加上麦芒刺人,弯着腰割一天麦,晚上回到家,人就跟瘫了一样,挨着床沿就睡着了。后来,有了铲杆,不用弯腰了,不但大大提高了割麦的效率,还省了不少劲儿。

麦收不等人,六月的大太阳一照,焦麦炸豆,催着人赶快收,不然都炸地里了。所以到了麦收时节,全家老少就齐上阵,学生娃都放假了,回家帮忙。我们家每年收麦子的时候,都会和叔叔家一起干。大家分工合作,年轻力壮的负责割麦。父亲作为兄长,自然负责最具技术含量的活儿——扬场。六叔是个左撇子,不会使镰,就负责拉麦子。婶婶踩车是把好手,这个活儿就包给她了。一群孩子,就跟着奶奶,负责做饭、打杂……

麦子割下来,就拉到麦场里。谁家的劳力是不是种庄稼的好手,到麦场就能看出来。漂亮的麦场是平平整整、硬硬实实的,没有任何坑洼和松坎,这当然需要事先打理好。金黄的麦子连穗带秆拉到平整光滑的麦场里,堆

起高高的小山,给人一种无比踏实的感觉。

接下来,要把麦秆均匀地摊在场里,套起牲口,拉起石碾,开始吱吱呀呀地碾场。有时候,几家合用一个场,要抢时间,而碾场需要趁中午麦子晒得焦黄时。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碾场都是在中午,由父亲或者叔叔,戴着草帽,牵着牛缰绳,站在毒辣辣的日头底下,看着石碾一圈圈地转,如同结一个千年的迷团。

碾好了场,就起场。一家子的劳力齐动手,有时候邻居也来帮忙,挑的挑,推的推,把麦秆挑到一边,堆起来,把麦粒和麦糠堆成一堆。这时候,往往到了后半晌,起风了,父亲赶紧拿起木锨扬场,就是借助风力把麦糠和麦粒分开。但是刚扬了几下,又没风了,一丝风也没有,急得父亲一头汗。刚停下来蹲到一边准备休息一下,忽然又来风了,好像故意捉弄人。而父亲总能捉到一股很漂亮的风,把一堆麦子很顺利地扬完。

新碾过的麦秆柔软而松散,散发着阵阵太阳的清香,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上面玩。现在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蹦蹦床,那时候的孩子就在麦垛上蹦来蹦去,松软的麦垛是最温和的,没有任何危险,大人也喜欢躺在上面休息。起过一场后,有人送来了清甜的凉茶,咕嘟噜一大碗下去,躺

在刚起的新鲜麦垛上眯一会儿,真是再舒服不过了。

麦收后,总是会落下一场雨,闲置的麦场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麦苗,显得有些荒芜。偌大的麦场,忽然就冷清了下来,一个个堆好的或者没堆好的麦垛,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有的四四方方,有的圆圆整整,如一个个雍容典雅的贵妇,享受着丰收后的宁静和喜悦。麦垛上也不见了孩子们玩耍的身影,显得异常孤独。还有那个石碾,前几日还热火朝天地滚来滚去,如今孤零零地躺在麦垛旁,如同失宠的人儿,在雨里静默着。



总第一四六一期

慢火车

□刘畅

1996年暑假,在家很烦闷,我便开始了跨十个省市的长途旅行,或坐火车,或坐大巴,漫无目的,随机性强。在贵州省内,我经历了一段很特别的火车之旅,成为这次“离家出走”中的难忘记忆。

那是7月29日凌晨,当大地仍在酣睡的时候,赶早班火车的旅客使用南腔北调标榜各自的来处,用各种肤色、装束和气质宣示他们的职业性质,不惜制造任何杂响以证明到此一游。他们的兴奋和热闹也摇醒了我瑰丽的梦。

为了去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和工业重镇重庆,顺便看看历史上颇有名头的大渡河,只有乘坐北去的586次列车,9时10分发车。犹豫片刻之后,我顺利地买到了车票。

最终,火车晚点10分钟,待乘客上下完毕,便一步三叹,极不情愿似的启动了。

这列绿皮火车很有地方特色,除了节数少外,最具特点的是座位。座位与车厢壁平行,分居两侧,各侧仅有一排。座位没有靠背,就用长木板钉在底座上,就像过去用的长条板凳。整个车厢像极了农村偏远地区拉客跑短程的农用三轮车。

云贵高原地区多是岩溶地貌,地质条件脆弱,地形地貌复杂,给发展交通事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尤其是公路建设难度很大,地方铁路列车适当地缓解了一部分短途运输的问题,方便了沿线群众出行和物资交流。

这种在地区间运行的绿皮火车,车厢两侧靠窗位置是坐人的,中部大空间用来放置货物袋子、竹筐竹篓、竹竿木头等,活牛、活羊、生猪都可以牵上来,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从贵阳到遵义,全程160公里,中间竟有12个村级小站,以方便沿途群众出行。这些小站,没有站房,没有售票厅,没有候车室,没有长条椅,有的连个小雨棚都没有。但对山民来说很方便,上车买票很便利。

特殊的路线,特殊的列车,特殊的用途,运行时间和车速要求不严格,这列火车全程竟然爬了4个小时。在车上,很热闹,鸡鸣狗吠,马嘶驴吼,牛羊咩咩,猪啼猫喵,声声入耳。还饱含着尿骚味、粪臭味、汗腥味……

而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毕竟我也来自养有牲畜的农民家庭,反而觉得这里很有烟火气儿生活味儿。至于车速慢些,我也恰好获得了尽情欣赏高原风光的绝佳机会。

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我向孩子提起这趟列车时,她竟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如今,这趟列车已停运,贵阳到遵义早已开通了高铁,但当年那段奇妙的慢旅行,至今仍能不忘怀。

